

珍藏版

# 公案小说

宋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珍藏版

# 公案小说

宋涛  
主编

中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公案小说. 2/宋涛主编. —西安:太白文艺出版社,  
2008. 4

ISBN 978—7—80680—606—7

I. 公… II. 宋… III. 侠义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古代  
IV. I 242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43184 号

## 公案小说

宋涛 主编

责任编辑:张继全 耿 英

封面设计:三赢轩文化

---

出版发行:太白文艺出版社

(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邮编:710003)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787×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:84.75

字 数:2000 千字

版 次: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—7—80680—606—7

---

定 价:480.00 元(全三册)

(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,印刷厂负责调换)

## 第 159 回

李天寿大战黄天霸  
赛猿猴力败何路通

话说李公然把宝剑接来，佩在腰间。仨人下了扶梯，听得两声炮响，知道天霸等大兵已到。计全说：“我们速速分头埋伏吧！”张帮带忙叫：“哨官，快将军士们分为三队，每队二百，各带应用物件，跟随三位老爷分头埋伏。”计全领了一队出南口，一箭之遥有座树林。计全吩咐三军：就在林子北首，先把绊索安放；一面在林子南首，赶紧掘个陷坑，面上铺着芦席，芦席上盖些浮土，只等恶僧逃走出来，就好拿人。李七侯也带了一队，从花园后门出去，一路从后街抄出北口，安排隐坑绊索；三军都照吩咐，就分开两边埋伏，不表。再说李公然同张帮带，也带一队，就在园内屋内埋伏，相近大街的口子，安了绊索；在花墙旁边要道之所，连掘二重陷坑，自己在园内后轩中等候。差军士一路探听，倘有动静，速速传报信息。安下了三路埋伏。

且说黄天霸见计全等都走动了，又饮了数杯，同着小西、何路通、郭起凤、孙统带、陈知县，大家起身下楼，会过酒钞，出了店门。黄天霸先自一人来到玄坛庙门前，只见皓月当空，四下并无声息。听那庙里巡更的，正打三更。轻轻跳上围墙，往里面一看，但见梅花桩鹿角，排得密密层层，四下里喽兵号衣打扮，都在云梯脚下，连环躺着。一对对巡哨喽兵，背弓插箭，手执钢刀，四周巡察。天霸正要回身，早被一个喽兵看见，说了声“有奸细！”弯弓便射。只听得当当的一阵小锣响处，众喽兵全上云梯。黄天霸躲过了箭，飘身下来了，喝叫：“开炮！”掌炮的放了两个号炮，众三军抽出竹筒，扯出皮套，将火把灯球亮将出来，照耀得如同白日。这九百官兵齐齐地发一声喊，将玄坛庙团团围定。只听得那庙内当当的一阵锣响，众喽兵全上云梯，梆子一响，弩箭如雨般地射来。三军们哪敢来逼，只得退后，口中但只呐喊：“捉凶犯！拿和尚呀！”脚步渐渐退后。

黄天霸领头说：“众位亲兄们，随俺进寺。郭守备与孙统带在外监督三军。”关小西、何路通一齐答应，冒着箭林弩雨冲上前来。黄天霸挥动钢刀，但听呼呼风响，弩箭纷纷落地。到了墙边，便蹑身跳上围墙，踢倒墙边云梯，把飞鸦兵乱砍。关小西使动倭刀，何路通舞开钩枪拐，跟着天霸，一齐上前把喽兵砍倒，大家飘身而下。那知这庙内好比虎穴龙潭，如何进去得呢？黄天霸望见大殿上灯火明亮，吴成、于七、富明，三个人坐着，正在饮酒，全不放在心上。天霸见了大怒，说：“死囚贼秃，死到临头，还敢如此大胆？”奋勇上前，连跳了三重鹿角，抢进大殿而来。那仨人回身便走，转入屏风背后去了。天霸招呼：“关小西、何路通，快些追上，今夜务将这三个要犯，拿住方休。事到其间，不得不然。我们索性上前，看了个水落石出，只是留心着埋伏便了。此地原系不是贼人建造，地内并无消息，如今他们一时间也来不及做什么机关，只要防着绊腿绳、陷马坑、窝弓地箭，别的没有险处。”小西听得这话说得有理，胆一壮；何路通本是个浑人，什么也不管。三个人一路进来。

到里面七间后殿，只见露台上上面站着一人。跑到临近一看，却是七煞神张宝，舞动二柄板斧，在白露台上耀武扬威喊道：“黄天霸你是我手中败将，还敢来吗？”黄天霸喝道：“我与你拼个死活。”张宝说：“好，快来领死！”天霸怒道：“好狗强盗，死在目前，还敢口出大言。”张宝说：“我是强盗，你倒没做过？好个清白良民！”荡开两柄板斧，张牙舞爪迎来。二人杀了七八个来回。小西与何路通，因见占不得便宜，就左右夹攻。张宝也不管人多人少，一味地酣战。只见殿内嗖嗖地跳出三个人来，第一个就是活阎王李天寿，将铁桨一摆冲将过来。跟梢就是赛猿猴朱鏊，舞动双刀，从殿内打了个旋风出来，滴溜溜从半空中连打翻身，人未着地，双刀已下。后面的就是玉面虎马英，撒开三节连环棍，上下扫将出来，直奔关太。关太忙把倭刀招架，两个人杀在一处。李天寿舞动铁桨，奔了黄天霸。天霸竭力抵住，与活阎王杀在一处。张宝见李天寿到来，他便撤了黄天霸，把双斧一摆来助马英，夹攻关小西。这赛猿猴朱鏊的刀滴溜花花地直旋出来，正对着何路通当头劈下来。何路通没见过这样的战法，倒吓了一跳，这是个人呢，还是个猴子哪？见他来势真怪，脚未点地，双刀已下，连忙将手中的钩枪拐向上招架。只见他烁的一闪，跳在后面，就把两把刀使个玉带围腰之势戳过来。何路通急速转身，将拐分开，要想还手。他两把刀使个朝天切菜，又下来了。何路通刚要把拐来隔开，只见他左手一个白蛇吐芯，右手使个叶底偷桃，早从下三路直杀进来。何路通连忙把拐挡住，要想还手，总是不能。朱鏊一趟双刀，只杀得何路通满身是汗，吼叫连声，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兵之力。黄天霸战住了李天寿，也是棋低一着。幸亏李天寿还是老了些年纪，一上手不肯使出全力，只用耐战之功，因为恐怕一时的奋力厮杀，用得力尽，后首不能久战，故此黄天霸能够勉力支持。只是战到二十余个回合，渐渐地两臂酥麻，额尖汗流，刀法渐渐乱了。那边关小西力敌马英、张宝，躲闪腾挪，勉强对垒，然总是下风。蔡猛、花豹调动喽兵，一面在围墙之上看守，外面的官兵上前，便发连弩，把官兵射退；一面分兵一半，全到大殿露台上来，甬道两旁，齐齐地围着，口中呐喊助威。天霸等愈加着忙，战了一个更次，看看抵敌不住。忽听喽兵叫说道：“二位师爷来了”天霸偷眼一看，只见吴成提了钢鞭在前，于七举着单刀在后，从甬道上杀来。黄天霸暗想：“今日断难活命。”吴成举起钢鞭望着何路通打来，于七挺着单刀向黄天霸就刺。这两个一来战了多时，已不能支，再加上吴成、于七前来夹攻，越发心慌，料想不能胜了。他们仨人也不想活命了，正要行个拙计自刎，落个忠臣的英名。忽然看见半空中噗地落下一个人来，仨人一看全然不识，料想必是贼人一方，只吓得魂飞天外。究竟不知此人是谁，是否贼人的党徒，前来抵敌官兵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 160 回

### 小元霸锤打赛猿猴 三义士并力助官兵

却说黄天霸同着关小西、何路能仨人在玄坛庙内，被围困露台之上，又见吴成、于七到来相帮，实是再经不起的了。正在性命交关之际，忽见半空中落下一个人来，天霸

一看并不是自己的兄弟。见他遍身皂罗紧靠，面如烟熏，大嘴缩颈，二目圆睁，骨瘦如柴，手执一对八角紫金锤，足有碗口大小，犹如李元霸再世。黑煞神临凡，大叫一声，好似半空中打了一个霹雳。黄天霸只道又是强人一党，吓得魂不附体。只听得那人喝道：“我把你这些杀不尽的狗强盗，擅敢拒敌官兵，目无王法，着俺小爷的家伙！”举起双锤，望着赛猿猴朱鏊当头打下。朱鏊叫道：“黑小子，休得逞能。”把身一侧，将刀向上一抬，只听得当当的两响，就火星乱爆。朱鏊连说：“好家伙！”正要还手，那晓得他右手的单锤又到；朱鏊急急招架，他左手锤又来，要想还手，万万不能。一连五六锤，只打得赛猿猴乱纵乱跳，连连吼叫。黄天霸、关小西见了，知道是帮官兵来的，心中暗暗称赞，真好本领，感到自己精神顿旺。那活阎王与吴成、于七、马英、张宝众贼见了，个个吃惊，却又认他不得。正在大家着忙，急听得一声叱咤，从殿上又飞下两个人来，都是紧身装束，头一个白面青须，剑眉虎目，手执朴刀，打一个旋风儿，从半空落下来，说声：“狗强盗，看老子的刀！”照着活阎王便砍。活阎王将铁桨招架，那知他的朴刀沉重异常，只觉得虎口震痛，暗道：“此人本领甚大，不在我下。”那里敢怠慢，二人交手厮杀。此时黄天霸与何路通两人却是好了，天霸单敌于七，何路通单敌吴成，就轻松得多了，胆也更加壮了，力也有了。又见那个紫脸大汉，手执一对雪亮的护手钩，也是一个旋风，从殿脊上跟梢而下，大喝一声，挥动双钩，直奔马英、张宝。但见他舞动了两柄护手钩，好似一团白光，滚来滚去，杀得马英、张宝，只有招架，那能还手。

列公，你道这三位是谁？这也不消说得，一定是金陵三杰了。如何来到此间呢？只因甘亮同邓氏兄弟，在招商客店与李公然别后，仍寓店内，并未动身。到明日就打听街坊百姓哄动，都到校场内看杀人去。三杰正在午饭时节，忽然外面大乱，店家纷纷地上排门关店，都说：“来了无数的强盗，在校场劫抢犯人哪！”三杰回到上房坐定，甘亮说：“昨日李兄弟说的，这囚犯的母舅倒是玄坛庙的恶僧吴成，并那头陀于七、活阎王、赛猿猴等，这几个狗男女，原系都是绿林飞贼。今日劫了法场抢去犯人，不消说是这班强盗所为。我想这件事，必然施钦差派人到玄坛庙拿贼。闻得庙内层层埋伏，只怕大人左右虽有能人，难保万全。我们一来为大义起见，二来为兄弟情分，先要打听几时动手。”邓虎说：“待小弟去探来。”一霎时回来，邓虎说：“晓得了，施大人差了陈知县上天津调官兵，三日准到静海城，约定第三日下午时分，扮做百姓样子，陆续到双塘儿会齐。黄昏过后，施大人派定手下弟兄，在双塘儿领官兵到唐官屯，把玄坛庙团团围住。一面进庙擒拿强盗，一面在要道埋伏。我们只要等第三日上，等天津的官兵动身，暗暗跟着前去，就好见机而行。”甘亮听了，点头称善。当夜各自安歇。

到了明日，甘亮同了邓氏兄弟，赶到玄坛庙后面飞身上屋。仨人的轻身本领，算是超等，声息全无。在屋面施展夜行术的功夫，蹿房跃脊，来到居中所在殿脊之上，坐着乘凉。不多时光，听得前面当当的小锣响，就是黄天霸初次进庙的时候。随后就听得“咕冬！咕冬！”的两声炮响，众三军一声叱咤，霎时间灯笼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昼，官兵团团围住。后来就见黄天霸、关小西、何路通仨人进了甬道，直到二层露台上，被活阎王师徒、卧牛山二寇围住大战一场。后来又到了吴成、于七、并蔡猛、花豹上来。邓虎那里还忍耐得住呢！大叫一声，飞身而下；随后邓龙、甘亮一齐都下，帮着将爷们动手。这边赛猿猴正迎着小元霸邓虎。两个都是渺小身材，一个儿形同病鬼，一个儿骨瘦如

柴，他俩一对双刀迎着两柄铜锤，乒乒乓乓打到十余个回合。那朱镗怎敌得小元霸神力，只杀得汗流遍体，两臂酥麻。邓虎使一个流星赶月的架儿，朱镗使一个双燕穿帘，把双刀用尽平生之力，将他左手锤剪住，被邓虎右手锤加一击，朱镗经不起，“哎哟！”一声，双刀往下直沉。这柄锤头正打在朱镗的天灵盖上，只打得脑浆迸出，“噗冬！”地栽倒在地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 161 回

### 玄坛庙吴成漏网 唐官屯于七遭擒

却说小元霸邓虎一锤把赛猿猴打死在露台之上。活阎王吃了一惊，手内一松，被白面狻猊一朴刀劈来，削去一片头皮，慌忙逃上房屋。甘亮那里肯放，随后追上房屋，不提防活阎王回手掏出一只金镖，正打中甘亮的肩头。天霸看见，叫声：“强徒休走，俺来也！”赶紧追上瓦房。何路通见了，知道活阎王厉害，恐怕天霸追去吃亏，喊了一声：“黄老兄弟，我帮你同捉这厮！”说着也上房。天霸在前，路通在后，一路紧紧赶上，不表。

再说甘亮正中了一镖，掉下房来，幸亏着得不重，浮伤罢了，镖已擦肩而过。白面狻猊随手抓一把泥上，按一按伤处，提刀赶过来。一望见天霸、路通二人追赶活阎王去了，料想他们两个斗一个，不致吃亏，自己且把要犯拿住要紧。就将手中朴刀一挥，直奔吴成而来。且说吴成、于七同着马英、张宝，见赛猿猴打死，活阎王逃走，心内吃了一大惊，要想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；只苦的被邓氏兄弟逼得手忙脚乱，招架还来不及，怎能脱身？幸喜白面狻猊中了金镖，掉下房来的时候，天霸、路通追赶活阎王李天寿，邓氏弟兄手中未免一慢，吴成第一个撒腿就望着殿内而走；恰巧甘亮跟着追进去了。这个时候，于七跳上瓦房，被他漏网。此时小西结果那蔡猛、花豹，并杀散飞鸦兵、连弩手。列公，你道喽兵四散地奔逃，小西任情追杀，那知把要紧的吴成、于七皆逃走去了。只苦得马英、张宝二人，又不会高来高去，邓氏兄弟逼得他没处藏躲，自己的人全是逃的逃，死的死，帮手全无，被邓虎双双擒住。关小西过来把他二人四马倒攢蹄，捆了个结实实，然后过来向邓氏兄弟道劳行礼：“请问豪杰贵姓大名？”邓氏弟兄慌忙答礼，连称：“关大老爷，我们都是小民，怎敢与老爷抗礼。”就把仨人的姓名，对小西说了。小西一听，不胜大喜说：“原来是五兄说起过大名，我们久慕金陵三杰的英雄，今日却来救了我等的性命。”邓龙连称：“好说好说。关大老爷，李五哥为何不见？”小西说：“在郑家花园埋伏。我有句话，告诉二位，我们都是兄弟，今后再不要闹这个老爷、小爷，实在难听不过了。”邓龙、邓虎同说：“关大哥，我们遵命便了。”关小西说：“他们虽则逃去，四面都有埋伏，横竖逃不了的。我们先来搜寻富明这凶犯要紧。邓龙、邓虎连称：“有理，有理！”仨人把马英、张宝提在二殿内神柜里面，同猪羊一般抛在里面。仨人到处搜寻，遇人便杀，逢人便砍，苦了这些喽兵了。

关小西同邓氏兄弟四处搜寻。这富明被冤魂缠住，在卧室内床底下安身，一想这

里不好，正然钻出来，恰好小西进来，一把抓住。此时庙门已开，孙统带同裨将牙将来到里面。小西吩咐军士：把二殿内柜里捆着的两个强盗扛来，一同看守。

先说逃回的喽兵，纷纷奔到卧牛山，报与大寨主东方雄知道。说：“马、张二位寨主爷都被擒住，大概凶多吉少。”因此东方雄才和施不全结下了深仇阔恨，后文再讲。

且说甘亮追赶吴成，进了二殿，穿出后院。究竟吴成是熟路，藏在夹墙之内，心中想道：“若是被人看见，准死无疑。倘能邀天之幸，这厮不留心，只道我跳出墙外去，不回来细寻，就有命了。”那知甘亮果认做他越墙而去，赶紧追出去了，见官军远远地围住，便高声问道：“可见一个强盗逃出来吗？”官兵说：“有的有的，五个强盗，拿住了四个，被他走了一个。”甘亮一想，不消说得，这逃的准是吴成。就撒开大步，一直赶去，赶了一程，不见踪迹。忽见前面一条黑影，从斜刺里闪过。甘亮看得分明，见头上披着头发，想道：“吴成这厮好快腿，怎地倒从那边过来呢？”随跟着赶上去。不多远，只听前面一声吆喝，两旁跳出一彪人来，为首一位英雄手执单刀，喝声：“捆了！”但见头陀早被军士绳捆索绑拿下。甘亮上前相见，各通姓名。李七侯大喜！甘亮上去把头陀一看，却不是吴成，原来正是于七。当下李七同甘亮，一同来到玄坛庙内，与小西等人相见不表。

却说黄天霸同何路通追赶活阎王。活阎王不敢恋战，一直向南大路奔来。到了郑家园，沿墙小路上转弯。不料掘下两重陷坑，走不多远，噗冬一声，他栽到陷人坑内。天霸到了前面，活阎王已跳出坑来。何路通大叫：“强盗逃到那里去？”就从花墙上面飘身而下，那知正踏在陷坑上面，扑冬一声，跌下陷坑去了。活阎王跳过陷坑，哈哈大笑，向前奔去。未知可能擒住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 162 回

### 活阎王夜走卧牛山 黄天霸兵回奉新驿

却说黄天霸望见活阎王跳出陷坑，直奔前去，军兵不敢阻挡，自己在后大叫：“李天寿往那里走？”跳过陷坑，在后追赶。忽见何路通从墙头跳下，跌入陷坑，倒被活阎王趁势跳过陷坑而去。天霸也把第二个陷坑跳过，紧紧追来。想着：“这厮夜行术的功夫甚好，难以赶上，待俺赏他一镖。”想定主意，一手向豹皮囊内摸出一只金镖，照准李天寿后心里一镖打去。那知李天寿乃是走关东闯关西，经过大敌的老贼，虽则向前直奔，一路眼梢，前后照着，觉得黄天霸把手一扬，嗖的一阵风来，知是暗器，便将身一侧；这只镖擦身而过，险些打着，只离一线，直奔前面而去。天霸见老贼躲过此镖，心中大怒，却不道这一镖打坏了事咧！这一镖若是不发，今夜活阎王稳稳被他们拿住，只因这一镖，倒把个活阎王打逃去了。你道什么缘故呢？原来此地的埋伏，正是李公然的汛地，他晓得活阎王师徒本领高强，因此掘下了两重陷坑，自己又在花墙近处，躲于草内；带了二十名军士，两旁扯着绊腿索，藏身草中。如今果见活阎王逃过陷坑而来，他跳将出来，拦住去路。只要活阎王冲上前来拼命，两旁的军士一齐将绳提起，活阎王一定栽

倒，就可立时伸手拿来，全不费事。那知黄天霸发了一镖，偏偏地又被活阎王躲过，这镖正向前打去，镖中在李公然肋肋之上，李爷“哎哟！”一声，栽倒在地。活阎王直冲前去，两旁军士正要提绳，忽见自己主将“哎呀”跌倒，大家吃了一惊，手中呆了一呆，就被活阎王连蹿带跳，已过绊索的地方，一直往双塘儿而去。出了双塘儿南口，一直往沧州进发，投奔卧牛山而去。

且说黄天霸见镖误中了李昆，吃了一惊，连忙赶上前来。料想活阎王命不该绝，追赶也是无益，急将李公然扶起。忙问：“李五兄受伤怎样了？小弟罪该万死。”李公然说：“不妨不妨，伤得还好。”天霸将他胸前一看，见他肋下淌血，这只金镖落在地下。幸亏隔的地步太远，镖已脱力，只打进半寸光景，就没了力，落于地下。况且李公然跳出来的时候，看见活阎王忽然将身一侧，就觉有一件东西，烁地过来，公然知道不好，连忙也将身一侧，虽然躲闪不及，那身却已带偏，故此不甚着力。黄天霸心上好生不安，连连告罪。公然说：“老兄弟不必挂怀，并非是有意打我，况且浮伤罢了，有什么要紧？”只见何路通已从陷坑里出来，随后也到。黄天霸便把方才玄坛庙内，如何被困，几乎送命，幸而有三个豪杰到来相助，怎长怎短，细说了一遍。李公然心中大喜，便说道：“这三个就是金陵三杰。”又把前日在客店内结拜的话，告诉了天霸。天霸听了大喜，如今有了好帮手了。那公然又把郑家园降妖得剑之事，亦说了一遍。天霸、何路通将宝剑看了，连声道：“好！真是希世奇珍，切金断玉的宝物。”李公然叫张帮带去吩咐兵丁，将陷坑填平，一齐到玄坛庙来，自己同了黄天霸、何路通先行。

仁人到了玄坛庙，与甘亮、邓龙、邓虎相见道劳，各人行礼，彼此客套几句，也不必多说。众人都在大殿上，分宾坐下。黄天霸吩咐：“放四声收兵炮。”小西已早教偏将们都到大厨房内去，搜采吃食东西。那左右从人，听了个个高兴，闹了半夜，腹中都有些饥饿，大家赶到大厨房内一看哪，好有兴头。但见梁上壁上挂的风鱼腊肉、火腿野味，笼子内养的鸡鸭鹅鹑，缸内养的鱼鳊鳙鲤，柜内放的蘑菇香蕈、燕窝海参，钩上悬的猪肉、羊肉、牛肉，壁角高高的一囤白米，墙脚跟堆了数十瓮五彩花坛泥头陈绍酒。一座五眼灶上，一切应用家伙齐备。旁边一口橱内，开了一看，更好了，都是现成煮好的肴馔，一盘盘，一碗碗，样样都有。众人见了好快活，你拿柴，他烧火，先把熟的热了一热，先发出去，到大殿上教将爷们先吃起来。厨房内手忙脚乱，向那里斩的斩，洗的洗，煮的煮，十分高兴。那黄天霸请甘亮首座，甘亮那里肯坐，黄天霸一定不依。李公然同众人都说：“不用推让了！”甘亮没法，只得向上坐了首位。其余谦谦让让，团团儿坐下。关小西执壶斟酒，甘亮一把夺了。李公然吩咐从人把盏。大家正要举杯，只听得门外一阵大乱，众人立起来一看，只见神眼计全带了埋伏兵到来，随后张帮带也到。众军士纷纷攘攘，在庙内四面歇息。天霸吩咐：“将厨房内东西分给众军士，埋锅造饭，犒赏酒馔，就请计大哥、张都司同入席。”计全、张都司与金陵三杰行礼，彼此通过名姓。黄天霸又将金陵相助，活阎王、吴成漏网的话，又对着计全说了一遍。计全重新向三杰作揖道劳，三杰还礼，大家坐下来饮酒。黄天霸便问：“于七怎地被擒了呢？”白马李七将方才的话，也说了一遍。李公然问起甘亮：“怎样到来相助我们？”甘亮就将前日听得劫法场，邓虎打听信息的话，也说了一遍。李公然又将郑家园降妖得剑的话，对大众说了一遍。众人无不称赞道喜。

众英雄开怀畅饮，吃到天光大亮，众人用饱了饮食，同出庙来。黄天霸吩咐众三军守护四个要犯，传令起身。把玄坛庙前后门封锁着，由唐官屯地保管守。自己同了甘亮、邓龙、邓虎、计全、李昆、关太、何路通、李七侯、郭起凤、陈知县、孙统带、张帮带，并裨将牙将，一齐往奉新驿而来。路上说说谈谈，好不快活。都道：“这件公事，虽走了吴成、李天寿两个，幸而正犯已得，全亏甘大哥三位的功劳。”甘亮说：“我看这两个逃走，必须再有风波。众位保护大人赴淮安上任，路途尚远，还须加意提防为要。”天霸、公然连称：“是，多承指教。”说着已到大松林三岔口，天霸吩咐郭起凤，先到城内县衙门送信去说：“陈太爷吩咐：叫差役人等备了棺木等件，到玄坛庙收尸埋葬。目今天时正热，不能耽搁，庙内庙外死的人多那。独有朱镡的首级须要割下来，装了木桶，只怕还要号令呢！”郭起凤同了陈知县的一个从人，分路到城内去了，少不得停会儿，回转公馆，一言表过不提。

当时众人一团高兴，押了四个盗犯，众三军敲着得胜鼓，浩浩荡荡，往奉新驿而来。过了三岔口，离奉新驿不远，不多时来到公馆门口，众人押着犯人在门口等候。天霸命军士在外站着，然后叫陈知县、孙统带、张帮带，并金陵三杰在外等着，自己同了众弟兄走到了里面。只见公馆内众人落乱纷纷，王殿臣急得面如灰色。从人们慌慌张张，见了众弟兄进来，多说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如今了不得了！我们大家都没有命了！”不知端的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 163 回

### 恶霸行劫丢失大人 杰士设谋暗解要犯

却说黄天霸同众弟兄走进公馆，公馆里正闹得落乱，黄天霸好生疑惑。王殿臣一见黄天霸，就说：“老兄弟，我活不成了，昨夜门不开，户不敞，把个大人丢了！我便同了施安自三更天找起，直找到天亮，四处都找遍了，并无踪迹。这却如何是好！”天霸听了，吓得面如土色。自己来到外面，把陈知县、孙统带、张帮带、金陵三杰，让到里边客堂里坐下，吩咐把强盗要犯带到里边屋内；就把丢大人的话对大众说一遍。众人尽皆失色。那知县吓得目瞪口呆。李公然说：“依小弟看来，只怕有夜行人把大人盗了去呢！”关小西说：“对了，这不是吴成来盗了，还有谁呢？”甘亮说：“不是，不是，我眼见吴成往南逃去的。”何路通说：“我晓得了，一准是活阎王盗的。他不是往双塘儿路上去的吗？到了双塘儿，他想起公馆，今夜无人保护，遂起意把大人盗去了。”黄天霸摇头道：“也不是的，这里三更天就丢了大人，我们追赶活阎王的时候，已有四更天了。双塘儿到这里足有四十里路，任你走得快，到公馆天也亮了。”计全说：“莫非李五弟的师叔方世杰盗的？”李公然说：“他与大人无冤无仇，风马无关。前番盗他解毒丹，不过见怪着我，怎么盗了大人去呢？”甘亮说：“此地可有恶霸，或是绿林，与大人有仇恨的吗？”黄天霸、关小西都说：“没有。”大家猜疑了半天，并无头绪。

计全说：“老兄弟且把三军与犯人如何发放了，然后再行商量。”天霸说：“三军极是容易，只要孙统领老爷带了回文回转天津交差便了。只是犯人倒是件难事。若是大人在此，不消说，就地砍了完事，如今我们又无权柄。”甘亮说：“依我的愚见，解进京都为是。若怕路上有失，只要明日在外倡言，只说三日后解犯进京。到了第三日，备四辆囚车，装了四个应死的犯人，扮了富明、于七、马英、张宝，就命天津调来的三营官兵押送进京，及至到了天津，就好销差。将犯人带转途中，倘有差失，也不要紧。我这里就在今夜，将富明、于七、马英、张宝悄悄下了舟船，叫我们邓虎兄弟沿途保护，一路赶到天津。叫天津府叫了一班戏班，只说王爷府里来的戏文，要做差戏，暗暗把四个凶人装在戏箱里面，只要稍露微缝，不致将他闷死。就上了车辆，一直进京，交到刑部衙门销差，万无一失。请众位商议商议这条计好不好？”众人听了，个个称赞：“好计！”都说：“甘大哥见多识广。”甘亮又说：“就是奏折一节，昨夜丢了大人，今日去的奏章，一准不要提起。即使日后晓得，只差一日工夫，未必追究到此。”黄天霸听了，就依计而行。立时吩咐排酒款待众人，一面请师爷准备回文，并起了折稿。立刻誊写好了，将文书交与孙统带收了，叫他进城屯扎，到第三日护送假犯人囚车回天津销差。孙统带诺诺连声，饮过了三杯，同着陈知县、张帮带起身告辞，众人送出公馆。

仨人一揖到底，扳鞍上马，带领三军回到城中。孙统带将人马屯扎校场，陈知县回衙理事，早派差役先到玄坛庙收尸埋葬，另派和尚管理庙事，将朱镡脑袋放在木桶之内。到了第三日，备下四辆囚车，监内提出个死罪的囚犯，假充真犯，就打发孙统带带了人马，命：“左堂捕厅老爷并四个公人，一同送到天津，就同公差将原犯带回静海。倘沿路有党羽劫夺，你们丢下囚车逃命。”孙统带领了计策，辞别了陈景隆，同着张捕厅老爷并张帮带，引领三军保护囚车，出了城门，一路回转天津，把公事交卸了。捕厅老爷就同公差押了犯人，回转静海县销差。

且说公馆之中，到了黄昏时候，郭起凤城中回来，黄天霸叫备了船，悄悄把四个犯人下在船舱里面，只作民船模样，便叫施安藏了奏折文书，带了从人伴当，请邓虎保护着进京。邓虎一身担任，带了两柄锤头，同施安连夜起身，依计而行。众人悄悄相送，然后回到里面，用过了晚膳，大家商议如何寻找大人。仍然测摸不着头脑，说来说去，只有出去私访。李公然说：“我倒想起一句话来了，但不知可走这条路吗？”众人听了，都要请教什么路道，说出来大家猜想。毕竟李公然说出什么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 164 回

### 众豪杰商议访总漕 十义士月夜下沧州

话说李五爷忽然想起一条路来，大家齐问什么路，公然便对神眼计全说：“计大哥，你前会私访的时节，不是在双塘儿酒店听得于七说的，他改名薛酬，在沧州薛家窝遇见薛家五虎，认了本家？想这薛家五兄弟，强凶霸道，无恶不作，原是恶霸。莫非他那里

有细作在此，将大人盗去，也未可知。”黄天霸说：“只怕不是吧。一来沧州有百里之遥，二来他们与大人无冤无仇，怎么来管此事呢？”计全翻着眼睛一想说道：“我晓得了，这件事倒有七八分是薛家兄弟干的。”众人说：“计大哥，却是什么缘故呢？”计全说：“老兄弟，你说他们与大人无仇，内中有一个委曲。这薛家窝薛氏兄弟总共五个：大的叫薛龙，二的叫薛虎，三的叫薛凤，四的叫薛彪，顶小的叫薛豹。这薛凤的妻子，名叫谢素贞，一身好本事，手使双刀，会高来高去，比男子还胜三分，乃是河南怀庆人氏。你道是谁？我却晓得根底，就是一枝桃谢虎的妹子。当初施大人把他哥哥杀了，他岂不怀恨在心？如今听得于七说出行刺之事，必然撺掇男人打听消息帮助于七，因此才到玄坛庙。恰遇我们围庙捉拿吴成等凶犯，他就赶到公馆将大人盗了，也是有的。”天霸与众人都说：“有理，只是怎样办呢？”计全说：“事不宜迟，我们赶紧到薛家窝去探实了消息，再行商议。”众人都说：“有理，我们大家同去。”天霸即吩咐从人：“小心看守公馆。”就命带过坐骑。众英雄各自上马，乃是甘亮、邓龙、黄天霸、关小西、计全、何路通、李公然、李七侯、王殿臣、郭起凤，总共十位，都是客商打扮，马上拴着包裹，带了自己从人，离了奉新驿，望着沧州一路而来。

路上说说谈谈，颇不寂寞。只是天气好热，正在中伏，太阳犹如炭火一般。走了五十多里，将近申牌时分，方才到了市镇。众人肚中也饿了，而且热得周身湿透，口中炎出，看见镇上一家酒店，各人纷纷下马。黄天霸让甘亮等都进里面。计全说：“天气甚热，你先拿几大碗凉茶来，我们渴得很呢！”李公然一面吃茶，一面观看屋内。只见靠着后窗一张桌上，坐着一个青年，看来二十岁光景，生得粗眉狼目，身材雄壮，十分凶恶之相，赤着膊，独自畅饮。窗槛上搭着一件青纱短衫，旁边桌上坐着两个人，约莫是他的伴当，主仆三个人。那天霸转侧了脸来瞧了一瞧，暗暗点头，众人都觉着了。众人都喝了一回酒，看那太阳渐渐下沉，天气也凉快了。用过些饭菜，天霸叫酒保过来，算清酒钞，大家出门上马，只见那人也同着伴当一路在后跟着走咧。不到十多里路，天色渐渐晚了。前面有条岔路，众人要到沧州，由大路而行。回头见他主仆三人从那条小路而去。李公然说：“这是通方家堡去的。往沧州，小路比大路远好多了！”黄天霸说：“前面没有宿店，横竖白昼走路太热，倒不如我们放夜行吧，落得凉快些。”众人说：“不错。”

不知不觉天色大亮，来到沧州地界，离城五里之遥，地名叫做沙家集，是个热闹的所在。计全说：“黄老兄弟，此处离薛家窝只有七八里之遥，我们找个寓所安置吧。”众人道：“好。”只见前面有所客寓，叫做顺隆店。众人下马，进了店门。从人自去牵马遛汗上槽。这里众伙计迎接众英雄到里面。黄天霸看了五间上房。伙计打脸水，烹茶。众人脱了衣裳，坐下吃茶，吩咐伙计打酒做点心。不多时伙计打上酒来，托着一大盘面食、点心、牛肉、鸡子、饽饽、薄饼、锅贴、包子，大家饮酒用点膳。黄天霸开言问说：“甘大哥，我们既到此地，未知大人究竟在不在薛家窝呢，如今怎样办法？”甘亮说：“这个薛家窝，我虽没有到过，只听人家说，倒有些棘手啦！他们住的庄子，是个断水圩，四周围都是水路，进去恐不能出来。他们既将大人盗去，岂无准备？须精细之人，深通水性，本领高强，方可去得。”李七侯、何路通说道：“咱们今夜泅水过去，务要探个水落石出。若然大人在内，就可救了出来。”甘亮带笑说：“二位本领，果然出众。”天霸说：“二位不可造次，须要想条妙计，方可万全。咱们若打草惊蛇，反为不美。”李七侯说：“黄兄弟虽

说得是。只怕大人果真是他们盗了，耽延一两日，性命难保。”不知施公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 165 回

### 施仕纶窝中受困 白马李私探遭擒

且说薛家窝的薛凤要的就是一枝桃谢虎的妹子，名叫谢素贞，生得娇娆标致，本领高强，善用双刀。自从施公杀了谢虎，那妹子就要与他哥哥报仇，在他丈夫面前撒娇撒痴的。薛凤允许他妻子：“且等施不全进京，我就与他报仇。”谢素贞时常叫丈夫差人打听，晓得施公升了总漕，奉旨出京，到淮安上任。这一日庄丁进来报说：“施不全到了静海，在奉新驿住下公馆。”恰巧于七说起杀兄之事，那笑面虎薛凤说：“酬大哥，你若要报此仇，有何难哉？现在施不全住在奉新驿，何不去刺了就完事咧！”于七说：“他手下颇有能耐之人，教我双拳难敌四手。”薛凤说：“酬大哥你又来了，唐官屯玄坛庙的当家和尚，就是飞山虎吴成，你我都是好朋友，而且与你一师门下出的家。”于七说：“我就到静海走一遭。”到了明日，薛家五虎排酒饯行，于七就别了薛氏五虎，来到双塘儿，就遇见了吴成在酒店内说话，被计全听得的一段节目，前文表过不提。

却说薛家窝内发出探事的人不少，静海所做的事，薛家窝无有不知。那一日早晨，探事的庄丁来报说：“昨夜二更过后，有无数的官兵把玄坛庙团团围住了，杀声震地。”薛氏兄弟听得正在惊慌，随后连连得信，说：“官兵打进庙内，只怕事情不好咧！”不多时，只见吴成踉踉跄跄地进来。薛氏兄弟连忙上前迎接。到了厅上，彼此见礼坐下。庄丁送上茶来。薛龙便问：“吴大哥，庙中怎样了？我们薛酬兄弟事体如何？”吴成未曾开言，眼中早已流下泪来，说道：“一言难尽，如今大事休矣！”薛家弟兄听了此言，知道薛酬凶多吉少，大家心慌。吴成便把遇见薛酬，头尾细细说了一遍：“昨夜跳出墙来，藏在夹墙之内。幸亏到了天明，官兵官将回转静海去了，我们才敢出来，遇见庙内佣工，逃得性命。我想只得逃入深山，埋名隐姓，也无面目见天下好汉的了。”说罢就大哭起来。

薛龙听了他一一片言语，心中惭愧。薛虎急得拍案大叫说：“吴大哥，太长他人志气了！我只独自一人，要去见个高低。不杀施不全与黄天霸这两个刁娘养的誓不为人。”薛凤说道：“吴大哥被人如此欺负，莫说由薛酬而起，就是单为他外甥之事，弄到这般地位，我们当拔刀相助。咱们哥儿四个，何不同去静海走一遭？一来与吴大哥报仇雪恨，二来设法相救薛酬等四人。”薛龙说：“四弟言之有理，只是五弟尚未回来，不知探听得怎样的了。”正在说着，只见庄门外乱嚷嚷地拥进一起人来，扛着一个人，四马攒蹄，倒捆做一团，背后跟着薛豹兴冲冲地进来。众人一齐站起身来。只见庄丁们将那人丢在地下，吴成一看，认得是施不全，心中大喜，便问：“怎样地把他捉得来了？”

薛豹道：“我们自到静海境内，就有酉牌时分，吩咐舟船停在方家堡。到方世杰家

内，世杰排酒款待我。说起来意，方世杰也是怀恨他们，因为施不全差遣他师侄神弹子李昆去盗他的丹药，把他伤着。故此就把一个熏香匣子借我，教我到奉新驿公馆，将众人熏倒，一并杀却，斩草除根。我就带了两个庄丁赶到奉新驿公馆，吩咐庄丁在后边竹林内等候。我跳上瓦房，四周瞧看一番，那知道这一班手下之人，都不在公馆之中，只有几个从人，杀他也是无益。到上房一看，但见椅子上坐着个家人，在那里打盹，施不全睡在炕上打呼。我就飘身下去，将香点着，从窗孔内送进烟头。过了一刻，想必熏倒的了，我就进去，从炕上扛了施不全，回身出来，仍旧上屋，到了后面下去；到竹林内唤出庄丁二人，扛了施不全，悄悄回到方家堡。恰巧方世杰家内用午餐了，就拉着入席。世杰谈及昨夜官兵官将攻破玄坛庙，活捉静喜和尚，并当家和尚的外甥，还有卧牛山两位寨主。那当家和尚同他师父逃命去了。如今玄坛庙封锁，被擒之人，都带到静海城去了。我听此言，就说：怪道昨夜公馆内没见这班贼将，原来他们这样狠心，下这毒手。幸亏天网恢恢，把施不全拿到，也好出口怨气。当时就把施不全关在空屋之内，然后与方世杰商量劫救众人。

“吃到天晚，略息片刻。天一明我就起身，带了两个庄丁，到唐官屯玄坛庙看看形景。那知静海城中发下差人、官军，正在收尸埋葬。我只得回转方家堡去。在半路上酒店内打尖，遇见十来个人，也到店内饮酒，却是客商打扮，带着从人。细看他们行为不象平民百姓，面上都是雄风杀气。我心中估量莫非施不全手下之人，找寻主人来的。后来吃完了酒，跟着他们一路往沧州大路而来。我找到岔路，自回方家堡，约定了方世杰即日准来帮助，我就带了施不全下船，一路回来了。众位哥哥须要留心着奸细进窝咧！”薛龙听了，立刻吩咐庄丁传话：各处加意小心，防有奸细进来，若有陌生人的船过来，不问好歹，一并拿住。那知李七侯、何路通二人恰巧到来私探，就着了道儿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 166 回

### 吊打钦差吴成泄恨 审问奸细薛凤诤言

且说吴成见了施公，顿时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拔出佩刀，要杀施公。施大人到此时，情知一死罢了，闭着眼睛等死。薛氏兄弟一齐拦阻，都说：“吴大哥暂息雷霆之怒，若然把他一刀挥为两段，倒是便宜他了。不如将他吊起来，打他一顿，将他禁在水牢里面，慢慢地消遣他，怕他插翅飞去不成？”薛凤吩咐庄丁们将施公带到水牢里，不提。

只说沙家集顺隆店内，众英雄席散之后，李七侯扯了何路通到冷静所在，说道：“他们看你我不上。估量不能成事。我与你今晚去走一遭，倘然大人在内，就将他救了出来，岂不是一件天大的功劳吗？你我脸上多少光彩！”何路通也是个浑人，听了白马李之言，心中大喜，就说：“李七弟说得不错，我心上也是这样想。”那知李、何二人，到了二

更之后，众人全都睡了，李七侯悄悄起身，扯着何路通，各把夜行衣靠扎束停当；李七侯带了单刀，路通带了钩枪拐，轻轻走到庭心，跃上房屋，一路出了店房，从后面跃下房来，离了沙家集，向薛家窝而来。路上施展夜行术功夫，不多时已到滩边。但见一派大水，望见对面黑森森一座大庄子，便是薛家窝了。二人咕冬咕冬钻入水内，泅着水来到对岸。只见水苇内摇出两只小船来，每船三人，两个划桨，一个拿着钩镰枪站在船头，从小港内出来。李七侯与何路通踏着水，在芦苇旁边伏着，等他两只船过去了，就从这条港内进去，约有半里之遥，在水内摸着行走。那知走来走去都是浅滩，并无出路，二人慌了。不知这个薛家窝有七十二条港，都是有名目的。何路通说：“我们不管它，就在水苇里走去，总是要到了岸上的。”李七说：“咱们不管它，只望乌丛丛林子里走去，必定是庄子了。”二人趁着月色向左边水苇内过去，只是实在难走，水倒甚浅，只苦的淤泥很深。二人爬上岸来，好象泥乌龟一般。这苇叶好比利刃，划得满面血痕。那知到岸上，更不好了，东寻西找，并无路径，一派都是丛林密竹，身子总挨不过去，满地都是竹签，锋利异常，而且七高八低。到了此时，进退两难。二人心中懊恼，向前望去，瞧见树空当中，露出围墙来了。二个心中大喜，直奔过去。

忽听得豁喇喇一声响亮，二人一齐跌入陷坑。旁边树林内走出两个人来，手中拿个竹管，嘘哩嘘哩一吹，只听得四下里发一声喊：“拿奸细呀！”立刻奔来二十几个庄丁，手中都是挠钩、飞抓，都往陷坑内乱伸下来，将李七侯、何路通两个横拖倒拽捉了上来。庄丁七手八脚，用麻绳四马攒蹄，捆个结实，拉的拉，拖的拖，将二人带进庄门。早有人里面去送信。

薛家兄弟与吴成听说，在东团湾陷坑内捉住两个奸细，一齐出来，在大厅上坐下，吩咐庄丁：“将奸细带上来！”庄丁一声答应，将二人扛上厅来，寒鸭浮水式，丢在地下。众人见他俩浑身污泥，好似活鬼一般。薛豹走下来扯住辫发，将脸面翻将过来。只见满脸泥土，夹着七横八竖的血痕。薛龙说：“拉去砍了就完事！”薛凤说：“大哥使不得，待我审问他一番，然后杀他不迟。”只见薛豹说：“哥哥，小弟认出来了，这两个狗男女，就是途中酒店内遇见一伙客商打扮的十人之内的。我看准是施不全手下之人，倒要细细敲打他的底细才好呢！”薛凤叫庄丁把二人提到面前。就问道：“你两个姓什么名谁？何人指使？若然说一句谎话，我生平最恼，休怪我将你二人一刀一个，送到妈妈家里去。你到底叫做什么名字？”

列公，这何路通本是个浑人，李七侯也是个直汉子，听了薛凤的甜言蜜语，只道当真了，就说出自家姓名，果然是来探大人下落。便问：“如今大人在于何处？若然放了我二人回去，寻见了大人，我二个准在大人面前，保举你的功名，多少有些好处。”薛凤说：“这倒不消，我们颇有田地，也不要做官，也不要银钱。我只为见你两个都系好汉。常言道：‘英雄惜英雄，好汉惜好汉。’我们问你，你们来的时候，总共十个人，还有八个现在那里住？他们叫什么名字？”何路通正要开言，还是李七侯机灵，对他丢了个眼色，何路通就缩住了口。李七侯接说：“你既肯告诉我们大人的下落，先对我说出地方，让我们去寻找。若是不肯说，也不必问三问四了。”薛凤正要开言，只见薛虎跳将过来，就把李七侯吧的一巴掌，骂道：“你这刁娘养的，问你一句话，也不肯直说，倒与他做眉做目，却要想访得施不全的下落。我老实对你说吧！”下句还没出口，吴成恐怕薛虎说出

真情，连忙过来劝阻。薛龙接口说：“二弟，你又来胡闹了，这事不用你多管。”吴成也接着说：“我看李七是个好男子，同那何路通两个，都是我们线上的朋友咧！”薛虎早被薛豹拖过去。不知何、李两个可要骗出真话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 167 回

### 好汉认死不露情真 恶霸机灵暗设消息

却说李七侯、何路通两个虽是浑人，到底是老江湖了，他们任你软功硬功，只是不理。薛凤又细细套问一番，并无实话。吩咐庄丁将他二人锁在后园空房之内，打发四个心腹庄丁看守。众兄弟与吴成商议此事。吴成说：“这般贼将，我多半认得他们面相。待我带几个庄丁，要拣认识黄天霸、关太的人，分头出去访查，只要看见一个，暗暗跟着他到寓所，就知众人住处了。常言道：‘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’休等他来犯我境界，咱们哥儿先去杀他个措手不及。”薛凤摇手说道：“不必与他动手，若然晓得了他们住处，只要如此如此，就可一网打尽，永无后患，薛家名声更大了。”吴成说：“三弟机灵，怪不得人称笑面大虫呢！”当时，薛凤唤来几个心腹精细庄丁，吩咐：“去探访黄天霸、关太等在那里住，若然访着了住处，赏银一百两。”众庄丁听了，个个高兴，立刻跟着吴成渡河过来，往四下里打探去了。

薛家弟兄送了吴成上船，回进庄内坐定，就见庄丁进来通报：“方家堡方员外到来，要见我家五位员外，现在庄外等候。”薛龙大喜，一摆手叫：“大开庄门，说我兄弟出接。”庄丁回身出去，薛龙带领四个兄弟，一齐迎将出来。就见方世杰带着一伴当，走进庄内。彼此见面，无非说几句久不相见的话，不必细说。薛龙吩咐：“排酒款待。”五员外让方员外坐了首位，各人敬过三杯酒。薛龙便道：“李、何私进薛家窝，在陷坑内拿住。审出是来找施不全。共有十人，其余不知住处。我家三弟的主意，欲想如此这般办法，全仗大力帮助。不知老员外的意下如何？”方世杰说：“老夫正当效力。”薛凤说：“老员外，我们这里难得到来，请你老人家四周瞧瞧形势好不好？”方世杰说：“正要请教请教。”薛氏兄弟一同陪了方员外，先在庄内各处走了一回，只见房屋曲折，门户众多，东穿西走，认不出左右前后；有的所在好象不通，其实却有暗门，就在门内的背后，先要进去了，把门关好，方能开那暗门。若是不懂的人一直走去，里面有扇假门，踏进去就是翻板，跌下去二三丈深的陷坑。有的所在看去四通八达，许多门房；那知到了里面，穿来穿去，没有出路，四面好比铜墙铁壁，插翅也难飞出去。而且踏着机关走过的门户，自己关闭，又无门闩，又无拉手，任你千斤之力，也开不来的。地内埋着窝弓药箭，上去准死无疑。还有一处叫做留宾馆，是个小小厅堂，对面两间，中间隔着一方庭心。对面屋内居有一只百灵台式的圆桌，只要桌面一转，那留宾馆立时旋转，有门处变成墙壁，无门处变成山林。门外有也庭心，庭心过去，也有对面屋子，屋子中间也有圆桌，与方才的一式一样。若然走过去的时节，里面有许多埋伏，一定送命。这个圆桌，也有消

息，转不得的。若然桌子转动，机关一齐发作。还有一处叫望山堂，却是五开间一所花厅，庭心极其宽大，庭中尽是假山，堆得玲珑奇巧，穿来穿去，洞门极多。若要走到里面去时，必须要穿走那假山，方能过去。他这假山里头做就的消息，自己人都有记认，若是外人不知，惊动了机关，那上面的石条，一齐坍下，将人压在中间，或被打死，或被关住，再也不得出来。除非要等自己人在外面，将假山石条逐一搭好，也不费什么大力，都是四两拨千斤的借劲，就能假山归原，里面洞门依旧开通，方能出来。还有许多机关，尽是希奇，做得灵巧无比，说道不尽！

薛氏弟兄领着方员外一处一处地与他细看，方员外赞不绝口。便问：“这些关纽子，都是三贤侄造的吗？”薛凤说：“小侄也不甚精通，幸亏我的师父指教，方才造得完成。”方世杰说：“我倒不晓得令师姓什名谁，何方人氏？”薛凤说：“他就是沧州南门外七十里，地名百宝村的人氏，姓柴名继光的便是。”方世杰不待他说完，说道：“我知道了。他的老子叫做柴荣，与我拜把子弟兄，从小就看他十分聪明。他有三位哥哥，都做买卖，惟有老四他读书，十五岁就考了秀才。那柴荣就叫他安居家内，靠着些田地，经营好日子。他就听了父命，在家教几个学生。直到去年他老父故世，我还去吊奠的哪！”薛凤说：“如此说来，员外是我的师伯公呢！”众人说着话，一路出来，又到庄外四周走了一遍。看那七十二港，九汊十八曲的地势，各处险要，都有埋伏。方世杰连连道好，说：“此地若然把守得坚固，任你千军万马也难进得。黄天霸呀！看你此番有多大的通天手段，放出来吧！”大众回进庄，天色已晚。薛龙吩咐：“在荷花厅上用晚膳。”庄丁一声答应，不多时，排上丰盛的酒肴。薛氏兄弟陪着方员外到荷花厅上落座饮酒。这几句话，就漏了消息。不知怎样的缘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 168 回

### 黄天霸初探薛家窝 甘教师镖打笑面虎

却说方世杰在薛家窝荷花厅上与薛家五虎讲论施公之事，其时正在二更过后，月亮渐渐升高。只因天气炎热，开齐了窗格。薛凤说：“将酒席移到厅前露台上。”一头指使家人，一头眼望荷花池内，忽然叫声：“不好！有奸细来了！”众人一齐着惊。薛凤早已跳出厅去。薛虎、薛豹，跟着薛龙、薛彪、方世杰，并一众家人，都到外面来向屋上瞧看。

原来沙家集顺隆店内，到了来日天明，大家起身洗脸用茶点，却不见了李七侯与何路通两个。黄天霸走进卧室一看，那二人的家伙，也不在里头了，就顿足说：“这两个呆子，一准到薛家窝去的，必是弄出不好来。此时不见回转，不消说，被他们拿住了。”李公然说：“这样看来，大人也是他们盗的；如今倒饶上两个，更加费事了。”甘亮说：“待俺先去见机而行。”黄天霸说：“甘大哥去时，小弟与你巡风。”甘亮说：“小兄弟不必客套，什么巡风呢？”那邓龙说：“小弟也去着走一遭。”李公然、关小西也说要去。白面狻猊